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棗記

第十回 薩真人殮老惜幼 用雷火驅治疫鬼

卻說薩真人一日又云游至一地，名西浦。那西浦曠野之中死有一老者，恰有八、九十歲。遺有一幼者，可只是兩三歲的孩子。彼時王惡與符使先至其處，王惡道：「薩守堅來此，若不憐惜死者，不看顧幼孩，此乃忍心害理，可要打他一鞭。」符使道：「惜幼憐死，到也是個大道理。他若沒有此心，我也難教你莫打，只看他怎的？」言未畢，薩真人卻前來也。只見歧路之上死有一老者，又遺有一幼者。那死的老者怎生可憐？則見：長長的鬚好比三冬之雪，短短的發偏疑九月之霜。圓淨淨的死不瞑目，赤喇喇的體精光。腳下無一雙破破損損的舊襪履，身上無半件短短小小的好衣裳。此是何一方孤孤苦苦的父老之輩？這是哪一處巴巴結結的丈人之行？甚情由不好好生終於正寢？那緣故卻伶仃行橫屍於道傍？烏鴉見之欲伙伙群群飛下而共啄，黃犬聞得思三三兩兩帥眾以相傷。這般呵令人淒淒慘慘，真個是死得悽悽惶惶。

那遺的幼者，卻又怎生可憐？則見他：

淚眼兒點點滴滴，哭聲兒嗚嗚呱呱。似伶仃的乏乳幼孩，例啾啾啞啞的失哺雛鴉。這不是鄧伯道丟著親嫡嫡的兒子，這不是劉氏女撇下著孤孤苦苦的娃娃。可惜他嫩嫩難難年兩歲，為甚的啼啼哭哭路三叉？別人家兒女尚包包匝匝於襁褓，此處的孩子怎拋拋閃閃於泥沙？觀他的容顏卻懶見嬉嬉笑笑，聞他的聲氣但只會叫著奶奶爹爹。哭奶奶的哀哀怨怨聲哽哽，望爹爹的悲悲切切眼巴巴。試看他悽悽惶惶的行狀，卻令人傷傷感感的嗟呀。

卻說那死的老者為甚的身上無衣，腳下無鞋？為因有個乞丐在此經過，見了這老的將死，就剝去了衣服鞋襪，所以身上光光的。真人來到此處，看見著老的無所終，幼的無所養，止不住愁積胸膛，淚流腮頰。又見這死者無衣無履，他就脫下了兩個衫子，又脫下了腳下的鞋襪，緩緩的為死者著了。卻又不忍這娃子啼哭，怕他饑餓，連忙的咒有一枚棗子，把與那娃子止餓。那娃子吃了那棗才不啼哭。真人思欲埋此老者，不能備副棺材，莫說備棺材，曠野之中就是要挖個土穴，也沒有借一張鋤頭並一個簸抬兒處。沒奈何的，只得將所佩法劍緩緩的把土兒斂著。斂的土多，卻又把個衲衣襪包將出來。此好似甚的？就相似個「賢哉趙氏女，麻裙包土築墳台」一般。土坑兒挖有兩三尺，真人又將那法劍東去砍些樹枝，西去砍些蕉葉，將那樹枝蕉葉兒在土坑中先鋪了一層，然後抱著死者放在枝葉之上，又把著蕉葉兒重重疊疊的蓋了幾層，遂又包著土將那屍骸掩覆。掩覆已畢，乃淬礪其劍，插入匣中佩之。遂背著這個娃子尋他的親屬，默想道：「此老者必是娃子的公公，這公公或抱著孫子往哪裡去的，不想死於此地。這娃子諒必不出十里之外。」於是，往東村借問，東村無一人曉得。往北村借問，北村無一人知道。往西村借問，西村無一人招認。真人只得往南村而去，恰去到一個人家，有一位長者八十餘歲，只見那長者：

拄一根不長不短的竹枝，服一件不黃不白的布袍。戴一頂不高不矮的絨帽，係一條不大不小的麻條。真個是香山五老中一叟，兀的是商嶺四皓內二髦。雖不為清朝元老居廊廟，卻原來陸地神仙隱蓬蒿。

這老者一見了這個娃子，就問著真人說道：「先生，此娃兒從何處抱來？」真人道：「貧道昨日在西浦，只見曠野之中歧路之上，死有一個老者，又遺有這個孩子。那老者是我埋了，今抱此娃子尋他的親屬，闖了一日怎的沒有個下落。」老者聞言，即「呀」的一聲，不覺那淚珠兒就掉下來。真人問道：「長者為何下淚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死的卻是鄭德翁，此娃子是他的孫子。德翁一生積善，只因他住壞了居址，做壞了房子，招瘟惹災，不想道今年合家染了個疫症，一個兒子一個媳婦病甚重篤，將欲氣絕而死。這德翁恐這個孫子倘又被疫症所染就絕了後，想必抱這娃子到女兒家去躲避。德翁到他女兒家裡恰有三十里路程，德翁是個九十歲的人，一定行路不上，就死在西浦。可憐，可憐。」言罷，又淒然泣下。真人道：「敢問老丈姓名，與德翁是親戚還是宗族？」老者道：「卑老姓楊名豐吉，卻非德翁的宗族，亦非德翁的親戚，只德翁幼與卑老同窗。今德翁死在西浦，卑老不曾葬埋得，先生葬埋；此一個娃子卑老不曾搭救得，先生搭救，難得先生恁般好意。」真人道：「說哪裡話。」既而問著楊老道：「德翁之家住在那裡？」楊老以手指前村道：「那一所房子便是他家，只是先生不可去。」真人道：「老丈，怎的叫貧道不要去？」楊老道：「吾料德翁兒媳今必死了，而今精怪們都聚在他家，莫說是夜間出現，就是白晝也出來現形。或在屋上打尾，或在樓上拋磚。那個所在，今有路沒人行，有飯沒人吃。」真人道：「貧道有些法術，頗能驅滅精邪，救活死病，去看一看不打緊。」楊老道：「先生既有妙法，去也無妨，但這個娃子只放在卑老家裡罷。」真人道：「我抱去的還是。倘或他父親母親未死，若見著這個兒子也就寬心，可不減卻些病症？」楊老道：「這也說的是。」真人乃辭別楊老而去。

剛去到鄭氏之家，果然精怪紛紛，大的大、小的小、長的長、短的短，臉兒白白的也有、臉兒青青的也有，臉兒黑黑的也有，頭髮蓬蓬的也有，眼睛翻翻的也有。拋磚的拋磚，弄瓦的弄瓦，舞棍的舞棍，耍拳的耍拳。你看白晝之間尚如此出現，哪個人還有甚大膽，在此來行哩？好一個真人！把這娃子放在懷裡，存了神，捏了訣，掌心上運動了蠻雷，手指上剔起著猛火，雷轟轟火烈烈，就把那些妖精怪物雷打得個魂飛魄散，火燒得個心寒膽裂。須臾之間，就像似個熱湯澆雪一般，並不見些形影兒。真人遂進到房中，只見德翁的兒媳奄奄欲絕。真人卻將王方平仙師所授的棕扇，一扇退熱，二扇生涼，三扇毛骨悚然，那夫婦死中回著個生兒來了。這夫婦，雖則是死中回生，他兩個病了半月有餘，粥湯也不曾吃有一口，又哪裡有些氣力。真人遂咒著囊兒說道：「羊角羊角，鹿盧鹿盧，安轟呢呵叭縛轟。」其囊遂自袖中而來，真人乃取將出來，每人與他兩枚，那夫婦食之就覺的身體康健，遂下著床來。其娃子看見自己的父母，遂呱聲而哭。真人乃解開懷中，抱出這個娃子，付還於他。其人問道：「先生，我的小孩緣何在爾懷中？」真人道：「我昨日在西浦經過，見一老者死在路上，這娃子站在那老者屍傍啼啼哭哭。是我把那老者葬埋，因抱著這個娃子，訪問他的親屬。適才遇著楊豐吉老丈，說道死的是你令尊，這娃子是你今郎，又說道你夫婦病重，卻是我驅滅精邪，救活病症，今送著令郎還你們哩。」只見那夫婦聞得此言，放聲大哭。其夫哭道：「我父不得其死矣。」其妻亦哭道：「險些兒斷送我的嬌兒。」夫婦乃雙雙伏地拜謝真人，說道：「吾父蒙埋葬之恩，吾兒蒙救護之德，吾夫婦蒙活命之惠，粉骨碎身無以為報。」真人見這個夫婦雙雙拜倒，乃連忙扶起著其夫，又叫那丈夫以手帶起他的妻子，且說道：「我出家人，濟民利物是我的本等，怎的言謝？但你令尊死，我只是草草的埋葬。你還要辦著衣衾棺木葬過才是。」真人吩咐已罷，遂辭別而去。其夫婦送出大門，不勝快快樂。

符使看見真人恁般所為，乃歎曰：「薩君德行，古人鮮二，今世少雙，神仙豈少得他的。」此時，王惡亦心服道：「此一節，卻也是場最難的事。」既而，符使與王惡道：「吾與爾跟隨薩君剛剛的一十二年，薩君無一毫可訾，誠真人也，不久必入仙階。你可投他收錄，為他部下一將，卻不是好？」王惡道：「謹如教命。」符使道：「吾將回見城隍爺爺，今與汝別矣。」遂相辭而去。此且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人一日至龍興江，時暮秋天氣，正是被水淨而寒潭清的時節。真人見秋水澄湛，乃臨流而羨，因吟詩一首雲：

野水連天秋一色，西風不動碧波平。泓泓不許微塵汨，湛湛由來徹底清。萬頃冷涵羅黛綠，一川寒漾鴨頭青。人心若是無渣滓，自信胸中玉鑿明。